



東野遺稿
中

和16
1492
2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圖書部
寄第
第
第
號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門 4016
簿 1492
卷 2



東野遺稿卷中

那須 安藤煥圖東壁 著

東都 石川之清叔潭

友人 南紀 山井重昂君彞 輯

武州 根本遜志伯脩

序

送野搗謙往京序

搗謙先生以積玉不沽治任將遊京師來告別予曰
吾之有此行也勸者半尼者半矣子則何如予曰嗚
呼大丈夫之處世決行於盡蹇察幾於雪霰之間吾

身里道禾 卷下
如何而尼之。吾於先生非帝燕遊之故。朝夕之交也。吾如何而勸之。雖然物各有所宜焉。人亦然也。今夫江陵之橘。踰淮則枳。駟牧之駒。蜚駿天廐。是故伊尹辭有莘以成阿衡之美。仲尼歸自衛而擅素王之尊。先生亦當有所宜也。今勸先生之行。者必言洛陽世王者之土。而山川秀異。人物溫柔。珠玉所湊。寶貨所產。此可以終生矣。先生勿聽其尼。先生之行。者必言東武之為地。金城鞏固。人物伉直。藩邸相接。冠蓋相望。此可以終生矣。先生亦勿聽唯擇其所宜而已矣。夫大丈夫之道。二焉。出與處而已矣。故吾乃謂遇知

王侯食厚祿。垂大名。使士庶人聞命奔走者。非東武則不可。蔑視王侯。泥塗簪紱。磊落不羈。不受世之溫蠖。使青衿之士。片言必服膺者。非京師則不可。得君之樂。雖大育英才之樂。非小隱顯時異進退義同。東武洛陽矣。論甲乙於其間乎哉。顧其所宜何如耳矣。今以先生之才。弱冠而來。斯土學足以率齊民。文足以回狂瀾。書足以泣鬼神。先生所得若此。而其所遊非五侯之家。則七貴之第也。然而其所遇若此之艱。則其不宜東武者可知矣。纔遠于東。即近于西。纔低于左。必高于右。吾以先生之不遇于此。卜其必有獲

于彼也。先生往矣。且也。如先生長于此。學于此。立于此。成于此。為年四十矣。岳泰在前。棠棣在後。受業之後。盈闕溢闡。今飄然脫去。遠遊于五十三驛之外。豈無惻然于懷乎。然一旦而決之。可謂能審去就。此亦足以卜其有遇于彼也。先生往矣。嗚乎。以先生之才。而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雖然。先生蓋一跌者也。士惡夫循常途之役役。先生往矣。夫以先生之學。而稱祭酒乎。稷下折三千乎。淹中是何難之有。先生勉哉。先生笑曰。吾之決於懷也久矣。得子之言而行。色益壯也。乃書以為贈。

護園隨筆序

客歲余罹灾寓家翁之家。則不見徂來先生累月矣。於是時有剗。護園隨筆。謁余序者。余業已卒業。起喟然嘆曰。峨眉天半雪中。看是弇州贊濟南。奇絕寧所不足。濟南哉。殊不觀芙蓉。偃蹇焉爾耳。段使得觀。必有咋其舌也。徂來先生。其芙蓉白雪耶。芙蓉鄰天。不獨我。東方彼航而泛。洋者皆言。淼茫汗漫之中。見埋塚天際者。芙蓉已則芙蓉。大乎天下。非吾之黨言也。獨怪名山大川。天下淑靈之氣。所鍾不於中國。而於東方。抑何諸。嗚呼。吾知之矣。自其遷迤者。觀

東里通和 卷中
之有中焉。有邊焉。自其頌洞者。觀之。陰陽造化。陶運
轂轉。安有畫之。而異焉哉。其不經見。竹帛。以天牖。吾
民之不早耳。否則孟氏所謂。虞舜文王。東夷西夷。果
為欺吾哉。且也文章。關元氣。其說尚矣。吾國近古。唯
武是競。以故薄海之內。豪英之士。畫守割據。狼顧虎
眈。張爪巨牙。倅然疾視。不相降者。凡幾許年。逮比
神祖勃焉興乎芙蓉之側。悉皆冰澌燔滅。董董數十年
之間。乃盡燻其弓矢。庸夫高枕有餘。歷計青史。毋併
今之盛者。嗚呼。何其壯哉。所謂豪英之士者。修其苞
茅。守其藩屏。莫不濟濟羽翼。吾之 國家也。辟之山。

彼鸞舉鳳峙。虎踞龍蟠者。各極其勝。如無加焉者。逮
乎芙蓉一晴。初日始湧。皓皚偃蹇。衆美皆廢。方此之
時。彼環拱羅立。其側者。要皆如兒子輩。而送靄獻翠。
舒霞出霧。千里一色。呼吸帝座。莫非為芙蓉之增。其
勝者也。噫。夫其所鍾。既已如斯矣。所關者焉。獨不然。
爾來世俊秀之子。易干戈而筆札。釋吳鉤而竹帛。百
年之閒。而海內斐然矣。則其杰然者。乃誘掖後進。曰。
我善言仁義。曰。我善言文章。非不美也。如其各持門
戶。斷斷相視。使彼後生。傍藩而走。隨聲而驅。百舍重
趺。肩息不給。何余亦衣被。昇平之化。幼而讀書。而

甚厭其若此。且橋海內著述讀之。亡甚異者。曰。此亡難也。安能終身隸于人。如倪之見風哉。蓋弱冠見徂來先生云。乃試扣之內。鏗然大異乎他人。宮商及觀其所著。又益異。撰焉。則隨得聞。復古日新之說。則知先生天下之偉人。不獨吾東方也。先生者。參河望族。史所稱大給氏之裔也。噫。時與地。皆若有所期。何其竒歟。其居護園。居牛門。余未嘗不朝夕繼見。見則未嘗不秉燭促席。談笑而忘倦也。所談風月文章。非請益也。未嘗及仁義性命之說。蓋生平不喜以道德自處也。然余嘗見其侍君也。見其居父之喪也。見其

與賓客言。與朋友交也。而閨闈之間。為殊嚴矣。皆他人所施。施夸張者也。而先生不屑也。如此書所言。乃先生碎金片玉耳。而足使世斷斷者。齒汗交流。走僵不暇。此書也。布宇內。則猶芙蓉扶寸之雲。不崇朝。雨天下。然則教育英才。孰大焉。嗚呼。世微持門戶者。無所以質。且蚩蚩者。聰明未牖。無以讀先生之書。然則雞鳴日觀。亦安知非芙蓉之兒孫耶。均之元氣之鬱。淳壯也哉。時乎。弇州又贊。濟南兼出。曰。漢朝兩司馬。我代一攀龍。是殊以文也。文器而已。器之與道兼之者。誰耶。弇州之言。不及芙蓉。若其有所待歟。護園先

生之園名。讓者仍其舊名云。

送香洲律師遊嶼序

庚桑楚之逐。畫然之臣。絜然之妾。處畏壘之山也。三年大穰。民欲尸而祝之。則南面不釋。曰。至人百姓猖狂。不知如往。我其杓之人耶。彼其名之惡。不止水火。蚤蠶。蠶之與土也。夫景不為直。表曲久矣。若然者。莫如唯其生而憫乎。侗乎。胡為乎竊竊南之役乎。老聃氏。不幾惡影。不就陰。又疾走焉者乎。顧獨善其身也。渠猶欲之。不欲併與人而已。是殆異乎。吾重華氏。重華氏之耕歷山。其人讓畔。陶河濱。器不苦窳。居三年。

皆且成都而未聞其有杓人之嘆。其卒也。館帝貳室。代帝歷數名之顯。謂之何。而亦唯陶然鼓琴樂之。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其亦如之何。水火斯名。西方之道之教。吾未之。皇貫習。不知於斯二者。孰之近似也。則以香洲律師言及行。要亦非特獨善之尚者也。夫律師獨善。即貝葉之墳。剖析牛毛。泝迴流派。浚得其盈科之源。固無論也。乃其所躬行。亦專古之范。食有量。有時。衣有制。其言不輕。履焉不忘。是於其二百有五十毫末耳。吾曹止此之聽。身己粟粟。不冬而寒。不荆棘。層撓然而師安之裕乎。曰。持此欲

必善彼。腴食而華居。衣帛饜饜。忽而觀諸其祖教。猶之麋鹿駭乎墻施也。曰。此古也。結繩寧可復乎。擗墮冥行焉者矣。然夫師之一邦也。其必累累然提携肩拍踵相曳。膺至者民也。而毀則颺然從起者。必僧也。僧其醜也。曷為毀。忘忘僧之恆乎。置墨鉛側。非增之烏也。而其烏著矣。人惡夫凌己者。蓋叔季之恆矣。乃蓬累之一邦。則其來與逐。駢臻亦如之。是以師之突至乎今。若干年。未嘗或默也。方師來此都也。務韜其光芒。繫吾徂來先生是賴。然日光芒微露。老稚稍稍來矣。有以蘭若請者。則師悄然。俄收其橐而東。其言

曰。岷之來矣。我師之道行也。我師乎。身苦而不阻。名顯而不厭。孳孳焉。惟民之力。濟其所為。異堯舜乎。彼猶方之內耳。夫我豈偈偈乎。務其名之辟之為者。是非得已也。持盃水。鄉車火。亦且惑矣。我之弗良業已。不克仰為吾師。不令而行。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其俯為庚桑楚矣哉。名毀之梯。請逐之由。易不云乎。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我其作矣。且也。我起乎西淳之濱。峙者流者。窈窕而灑逸者。濟涉殆盡。獨目未屬嶼耳。聞之嶼者。邊東荒。其鬱淳之氣未信。其含靈質而不浮。鄙朴而好貞。然其所謂松島之勝。肩藝之嚴。丹之

天梁三焉者。宛在水中央。趾猶有焉。獨忍使寥寥乎此哉。嗟夫。色其衣。左其袵。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且無益乎獨善。光之若漏。毀之或梯。我其引辟。諸何處。寧如取而褚之乎。師袵於是乎右。衣於是乎緇。曰。免乎。余曰。免。免。憫乎。侗乎。機杜矣。望之一鄙僧也。嶼之人。殆乎與師爭其席哉。何光其漏。師往矣。雖然。吾聞嶼。嶼。嶼。而夷矣。師往且三年。俗不訾窳。器之與粟。擾擾有餘。民其或怪而索焉。尸而祝焉。是或者師浸假為蕩蕩乎。秋也。於此時也。吾欲師高擬陶然埃壘之外也。不欲猶為庚桑楚也。其必來南風之徽音。

送徂來先生使甲陽序

文有二體焉。敷腴秀麗。無有窘窮不平之象。而灑灑爾。太平之趣。是臺閣之文也。曠夷清逸。無有拘束窒礙之象。而飄飄乎遺世之懷。是山林之文也。二者不可得而兼矣。蓋端笏青鎖。曳裾丹墀之士。則不能知山林之奇。渥交麋鹿。耽思泉石之徒。則不能見朝廷之盛。猶寒暑不同時。金羽不等衡也。宜乎其不可兼也。徂來先生在學圃。而執牛耳也久矣。或進講而拜賜。或獻議而奪席。故其行文也。每見藹乎富。郁乎華。汪洋乎無涯。埃而於所謂臺閣之文。則已充棟焉。

獨寡山林之文者。亦不遭其興而已。今應藩主之命。祇役甲陽。夫甲也者。山東之喉襟。而霸圖之舊基也。天下名山大川。莫多于此矣。今先生掉鞅於斯邦。而其所與俱者。省吾騷客。則唱和酬酢。塤箎互奏。白雪交歌焉。是則山林之文。豈不盈缶滿囊乎。振古之不可得而兼者。先生今乃并之矣。嗚呼。盛哉。先生歸日。惠以曠夷清逸之篇。則彼士峰之峻嶒。延山之高峻。坐將神遊乎其間。吾其掃几案。竢之。

奉賀徂來先生五十序

徂來先生之竣峽之事。還也。於是始五十矣。而先生

僅有齊季女已。吾曹二三兄弟。亦為苦風塵。莫能倡奉觴之舉者也。獨甲斐子侯。首為壽詩。貽之。然後河內。滕侯。野之。豐隅。諸藩。後先用詩頌賀焉。粵三月。既望。實設懸弧之宴矣。不佞煥圖。偕諸子。執羔雁。牛門之堂。奉觴先生之前。效華封人之祝。則先生亦欣然。為擊鮮。斟芳。鳴簧。撫桐。歡娛一日。云。而吾曹又思禮所言。頗有邑邑之色者也。蓋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先生而不堪服政。則已。嗚呼。寧翅能堪。云爾已哉。而其堂上之琴。僅供同人燕閒之歡。尚不施諸言偃。割雞之邑。為案頭之筆。獨奉梁園賦。雪之用。尚不使之。

彦伯倚馬之役焉。彼胡為乎不邑邑也。不佞獨意夫美玉之在乎璞。而芷蘭生乎幽谷。取以為美人之佩。為美人之賀。則有之矣。賀玉之與蘭。則未也。今日之事。寔為先生也。非為天下也。假饒先生服政。無論大而高者。雖其小者。亦未嘗不言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况其立廊廟與樞筦之事者乎。一舖三吐。一沐三握。而脛上無毛。往籍粲然而又且令賤踰貴。踈踰親。示婉則速。譏形侃則來。忌即不至。朝受命夕飲水。寧能保晏起晚食。三日一梳。五日一沐。左圖右史。終日追然。哦芙蓉之雪。時時或曳裾平臺。雁

池之際。搦翰授簡。攄蓄發幽雍。容揄揚逍遙。從容唯其所欲。為廩人繼粟。國人繼肉。偃蹇一室。卧而不答。禮如今哉。是足以賀先生而已矣。雖然。世若可虞焉。使先生卧。先生而卧。安不關乎心也。先生之卧。且樂足以卜國家間暇也。則先生之卧。天下之福也。是宜為天下之賀焉。且也文事之興。宜無盛乎。今時然要其歸也。冗雜無統。才之高者。執為離言。低者諛為易言。紛紛焉擾擾焉。安從問夫颯颯焉者也。先生之邈古也。其始怵焉而難矣。穀率益固。夫然後天下翕然。易不云乎。動而免乎險。解天地解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今也先生不出戶庭。聲震天下。天下之士。裹足負笈。自西自東。履綦接門。夫曲木盡槩。渠閑病痾起。盧扁休不盡。不閑不起不休。是或若宜病先生者也。而此事也。來者自來耳。安速其不來者。化者自化耳。安速其不化者。則亦異夫處貴賤親疎之交。示婉形侃者也。傳云。教育英材。一樂也。使先生服政。亦何遑於斯樂耶。而吾曹二三兄弟。狂狷則有。要無有鄉原於文者。則庶幾乎甲拆之時也。而後先生之喜可知也。然則先生之勤教育天下之福。而又不病先生也。是所宜並賀俱祝也。子曰。是亦為政也。

奚其為為政。夫吾曹何必邑邑禮之言耶。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又云。登爾女士。從以孫子。後更十年。而設宴也。子姓振振。相率舉觴堂前。不佞亦必效以一言於彼其時也。惟孝友于兄弟者。亦將有所望也。寧亦為甲斐子侯之首倡。如今日哉。乃賦天保而退。今歲正德之五年也。

琴鶴丹戾五十壽序

乙未。正德五年。冬。十二月。丁丑。實為琴鶴君戾五十覽揆之辰。侯固有梁孝吹臺之風。折節士大夫也。則朝市來賀者。填填溢門。而國子祭酒林君。預以南山

松柏徵言四方不佞又嘗辱國士之遇不可以其在
草莽終閉其口焉乃往就閭人效一言之祝請謁者
為酌者辭謁者受而將入焉煥圖進曰猶未也夫佚
者易凋勞者難老自然之符也是故顯榮者或少頤
耆壽考者率多布韋當

憲廟之時上方以英靈之資匡理宇內君侯咫尺赫
赫之威任膺請問進不隱賢退不枉行而又且藩屏
首服以其贊襄賡歌之餘延治邦疆之中撫龍鱗不
嬰履虎尾不噬蓋於斯為甚也君侯之事可謂勞矣
君侯之榮可謂顯矣然而不佞以其叨出入傳舍之

際屢獲望其精采鬢然須髮燁然眉目於藟姑射之
神不啻也何遑談人間壯而強乎哉嗚呼是大年小
年之說也辟之南山之木庇千駟參青天旦夕千載
者寧視場師梧槽遇一雨焉藹然見一風焉颯然
度長絜大也詩云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林君比興當矣君侯之壽徵矣庶幾
乎君侯克承天之休請以為再酌之辭哉謁者曰寡
君已昨青土封社之以眇眇之身許國也久矣乃為
輒為圜貶其天年願為明堂之用否則楚有冥靈以
八千歲為春秋非寡君所敢望也煥圖進曰否否夫

筆以動禿樞以運全山以靜壽水以止腐乃動靜不
可以誤壽夫壽夫不可以談道之真焉庖丁之刀所
解數千牛矣而若新發於硯君侯當
憲廟之時豈非批卻導窾之時耶今也丹轂朱綬自
若而顏淖約如處子所謂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非
耶君侯好雅好音從容文章蓋若然嚮然合於桑林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者有矣不佞於此乎知其在他
日勞如當年不貶君侯大年夫君侯之動又何妨壽
焉嗚呼雖謁君豈以一解而缺再解而折然後盡刀
之道乎但夫周之言也有意乎養者也君侯蓋無意

而獲焉君侯固駸駸乎伊洛之學

憲廟親教待從之臣侯實以學術躬行為諸弟子率
夫子曰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夫君侯不欲
靜靜在其中不欲壽壽在其中君侯之壽徵又何妨
道耶謁者曰善哉乎言之也請告寡君為三酌之辭

孟子唐話纂要序

吾友岡玉成來于長崎唱業此都有年矣則吾黨復
從而左右提挈以羽翼其業而世多嫌其迂頗有非
貳之者云其言曰玉成氏之業蓋周官所謂象胥象
胥不過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以時入賓則傳王之

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而已。夫輪人攻轂輻。輻人攻
輻軸。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各專其職。以備一官。象
胥亦攻一職。與之數者。比肩接踵。則又異彼司徒典
樂。明五秩。教胄子者。則庸渠足以造天下之士。且也
孟子所謂欲其子齊語。必延置之莊嶽之間。即玉成
者。壽如喬松。足如夸父。遊徧天下。能教後生。煉腸換
舌。夫一薛居州。安能勝衆楚乎。惟長崎。迺華夷貊
所周旋。互市其貨。苦窳巨小。倍蓰千萬。而賈之多寡。
亦倍蓰千萬矣。彼為廢居者。非憑此不能置一辭。迺
譯士之止。是其所也。玉成乃卷其術。賈諸此。都辟猶

製穢裘於越。作葛絺。匈奴也。夫玉成於華音。分宮商。
頰舌。極微入頤。酒闌興溢。諷詠颺起。鏗鏗然。錚錚然。
實勝撞金戛石。撫絲鼓簧。然而玉成好氣。任俠。有戴
逵裂琴之風。則不堪王侯悅耳之具焉。乃可取以誦
讀經史。修飾句辭耳。讀經史。修句辭。我自有吾法。幼
而習之。安得更張隨異法乎哉。不佞乃以是溺乎習
之說也。夫世所讀經史。不知黃備氏所作。與抑班鳩
氏所作。與。曰不然。蓋先世始讀書者。苦語言之異。多
方求之。為訓導之。非得已也。故其法有如積薪者焉。
有如蹈石而涉者焉。有如百步射楊者焉。有如禹治

水者焉。或足蹈四載。或三過其門而不入。嗚呼。是其迂甚乎。玉成者也。然以其久也。世習以為常。謂我自
有吾法焉。不亦異乎。其迂如此。而不至大有逕廷者。
賦良知如一。而心為之政耳。玉成氏之業。至于此。亦
心為之政。心均為之政。必欲從玉成氏之業。何也。夫
廉頗古之良將也。猶欲得趙卒用之。玉成之法。悉皆
跳距蹶張之卒也。彼積薪蹈石。吾恐心將微弛。或有
轉覆之憂也。玉成頃纂日用語言。附以音及譯。將上
之木。諸名公已序其首。教不佞書其後焉。夫吾人所
業。六經四子百氏。假令善語言如流水。亦何益也。然

而此實階梯已。今夫如吾之源語勢語。非周誥殷盤
之類乎。背聽人之誦。此雖不盡解。要得其大意。至若
保元後諸史也。蒼頭了髻。目無一丁。聽之手舞足蹈。
忘倦矣。是無它類也。若於華人言語。視如此方。語言
讀書亦如之。然後古聖人之心。可憑以得矣。故不佞
竊以象胥之道。在此邦實不啻周官所言也。玉成來
此都。倡後進。豈古司徒典樂之罪人也哉。彼欲教玉
成。必在長崎。論貨之苦。厥可謂視越人之技。羨并游
統者矣。

送大潮上人序

蓋潮和尚立志可謂大矣。世所謂學者不黃備氏所為錯綜機織之讀滔滔者天下皆然乎。師則不屑為焉。少從華客客崎者切劘音韻嘗試與華人坐揮塵談笑以其方袍圓顛亦同彼製莫不皆曰師來此幾年桑梓何省也。世所謂佛者不藉口不立文字家有白根千金享之倘其上焉者以玄莽羅什為所譯司馬子長不如乎。師不自足焉。上之墳典丘索中之左史司馬莊周列禦寇不降李猷吉數子其作詩亦視大曆以還猶之蟻螂之丸而其鄉為肥子為我西服其所執交殆盡其英莫得其當乃去遊我都我都邊

東其間相去三千里而遠矣。則其所為俊傑相命寧翅倍蓰千萬。然而獨與吾曹二三君子相視莫逆乎心。何也。無乃五石之瓠瓠落無所容忽得江湖浮之乎。蓋十年于此矣。周旋相歡猶一日云。今年丁酉以其師若太公太夫人皆日薄春谷懷師不措將收裝而西越與諸子會牛門為別此別也。何唯臨水登高攀柳條指參商口呢呢言會面之難云爾乎哉。師則離羣索居我乃臣喪臣質以千載之遇乍獲乍失欲無黯然而得乎。雖然。是猶有所方也。語不云乎。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夫比

肩而千里者皆是也。天之生也。是使獨也。顧以師立志也。大百世相友。況同在邦域之中。肩相比者。若此之多耶。此又何重一別哉。且也待子雲千載不疑者。不得已云爾。教育之樂亦大矣。師乃今西歸。持其所得力。導後生。安知來者。不如今耶。以世方訛訛搏黍。是好。不顧和氏之璧。概委諸無能為。躬自獨絃哀歌。是亦不仁之大。師能忍此耶。今夫唱之東也。二三君子有焉。師其西。師其西。壯兵而過。畏途不如震驚百里。師歸。以大聲振西海之瀕。雖二三君子所援庇。豈亦交一臂。操觚之間。爾乎哉。若此不喪匕鬯。不佞願

事之於此。師始浩然而有往志也。煥圖序而別。

四記

遊中川記

歲己丑三月。徙城北外邸。舍僅兩楹。氣候鄉暑。駸駸乎不無一日苦一日也。會村生違邸。就其太公石原。石原在大橋北。可一里。又東里許。為瓶井。管右相祠在焉。祠宇古深。溪流潺湲。紫藤架蜿蜒。方池上而花歲糝。蓋武昌之勝。無有我若者。村生至。則施施夸張其盛之不已。余時心已動。此日村生去。而坦菴先生嚴然見過。司其色。似有為村生挑動。好獵之心。油然而

生也者其翌余訪徂來先生。薄暮歸矣。翁復至。迺曰。午間村生來矣。屬子之不在也。過我。說瓶井滋盛。約明日與子汎舟。蓋無國家新除釣弋律。以

憲廟博愛不翅及屋烏。令渭叟折鈎。羊裘翁徒棄其石磯。詹公不割其粒。三十年一日。而今忽弛也。上之薦紳。下之商賈。農。班白治竿。稚子敲針。綦巾絢綸。或舟若陸。群投其鈎者。日雜沓焉。此翁好遊。無論壯歲善弓繳也。村生啗以此娛。巧中其竅焉。乎爾。越四月四日。質明飯畢。携發。邸舍東行。過大橋。左折。指推樹莊。少邪右轉。得隱然一衡門。即村大公舍也。閣通謁

生出迂道。我二人盡觀其莊。莊鉅甚。曲徑遷迤。幽花細草。覆焉。麥。衰然盈其畝。余鞠躬曰。潤屋乎富也。吾儕跼欲井。目一屬。已覺其齷齪之懷。亡半有是哉。子之大公壯也。作七言律。示之。隸報具已治矣。乃就舟門前。小流西轉。轉墨田川。時已近已。日麗風和。微漣如織。縞紋回首。東望通洋。幾里如只尺。潮光粲粲。碧色滉漾。粘天。余顧語村生。我始謂子之大公大乎。今殆乎河伯哉。於此。匏尊互酌。皆醺。歌則陸續而起。經第三橋。入小溪。下鈎。魚不食。乃登岸。留一長鬚。副舟子監舟。稍熱於舟。村生之价。請與共觀。鑄幣不得已。

往矣。其鎔範鼓橐。往年所嘗寓目。頗無意致。去謁管
祠。則都人士女。紅綠雜糅。袂成幕。汗作雨。甚盛。問之
曰。方今土木興。各處胥役溢。街刑餘之夫。囂然。蚤蠱
其口。婦女過者。不問夷施蕉萃。鮮不有槩。挂其吻。毒
者。否者。獨有象谷。與此而已。故士女遊者。惟兩地是
競。而况大藤架。天壤無配。今方盛發乎。村生睨目。頗
有夸色。余拱手曰。子之言於此。手驗矣。迺携手散步。
甚懽然。意悄然。不能忘懷。羨魚俄還上舟。投綸。魚尚
不食。命舟子曰。不必問方。唯有魚之處。是從。乃轉南
之。又曲而東之。至中川路也。地益野。遊艘益寡。興益

來。從瓶井之中川。不知幾許里。其間三繫舟釣焉。不
獲半鱗。色皆邑邑。村生危坐。言曰。昔日太公下直鈎。
磻溪釣。獲文王。以為美談。余則以此叟截截為名。何
大之有。我一餌若得共此。一尊暢懷。一日時未秋。無
魚固也。余且樂傍觀。若孜孜苦求魚也。意實不在魚。
此之謂大漁也。余笑曰。瑣矣。若之說漁也。夫于乎往。
飄乎來。人投之竿。輒釣。無魚輒止。酒以澆磊塊。清漣
以湔俗氛。此我而已矣。挂若之餌也。非挂也。文王之
釣于大公也。初無害為文矣。時坦菴被酒。卧舷。聞此。
遽爾起曰。小子何嘒嘒為。白馬之辨。非魚之談。猶之

乎齊楚皆未為得也。更有真漁者，不信其視斯。傾三
大巨羅，依舊卧矣。少焉，中川也。復釣焉，復無獲焉。舟
子曰：凡魚非進潮不來，今方退潮，不若掇蚌之易且
多也。睨東涘村婦里豎，猿貫掇焉。斯須，盈篋。捷于承
蜩興動，乃就西涯淺處，傾舟下手，萬斛珠璣，兩手皆
攫。幾如探其囊中而出之。舟中人皆俯舷爭之。舟則
大傾，坦菴倦掇在後，俄痛哭曰：尊倒矣，尊倒矣。於是
乎皆罷而舟平矣。然既亡酒，參半。乃迴舟東岸，坦菴
賈勇先登，一足僅踏砂，其蹠已沒不見。僕稍黠者，下
泥中負而濟之。然后皆濟，皆發狂奔，亂葦之中，無

有不以為快者也。還上舟，日已崦嵫矣。還舟循舊路，
比逮第三橋，潮稍進矣。舟子曰：可釣矣。繫舟，村生先
舉一，無名波臣。如小指頭大，大喜呼。水盡，汗衣。余徐
徐曰：太公太公，所得不償失。子之六韜中，未之前聞
也。皆笑。於此，人各獲一口魚，若二口，合之六口。大皆
等矣。獨余僕坐，欲獲鰻鱺，餌頗大，不獲一，不免姍笑。
日已黃昏，依依以還。從大橋棄村生舟，而陸焉。歸則
初更矣。頃余病采薪，日病首於此日也。霍然已矣。於
乎遊可以已哉。

遊湘紀事四首

弘明第一首

相之諸勝雞肋耳。接近輦轂。距都僅百里。而近無有名山大川標世者。亦無關門譏察。以故婦女孺子皆得游而壯夫不屑也。然以其地古昔霸王所數都。而故墟舊蹤累載國史也。不能恕焉。不介意矣。會伯脩之家在。金河陽與相接壤。丁酉之秋。將歸省其父母。則誘太宰生晁生山生從焉。波及不佞也。九月既望。會牛門謀行時。金華湏溪遠來為之色動。皆請偕。乃約以廿日發。其翌大雨連數日不止。道路起波。十九日。余過牛門。則伯脩既行。晁生疾脚在舍。曰霖雨妬

入。假令強行。亡撥討如意。且籃輿行。不如亡行。况金華湏溪期而不會乎。且遲春日而遊。未晚也。余固不屑之遊。則議寢而歸。廿一日薄暮。山生衝泥過。余曰太宰遊趣勃勃。不可以已。不佞年又最少。不忍使太宰獨賈勇。約明日質明。襪襪而偕。故來辭云。且說切。金華湏溪怯於遊。意每在余也。余陽為不達其意者。已生去矣。時雨少歇。東隅隴虹。問諸人。皆曰且霽矣。余乃投袂追生。屐及于高丘。簷及于黃花陂。而不能及也。至則太宰方在堂。與生睥睨彈指。罵余輩不已。余曰公等且徐徐。百里之遊。豈汲汲為然。雨歇興來。

請殿公之遊。乃大笑。更飛觴。徠翁為擊筑。太宰和之。操伏櫪為別。廿三日。雨果歇。五更取月。會牛門。太宰襪。余則皮裘。虞雨也。山生別為一行李。肩之亦雨備也。余二人嘆其少壯。傍廊門而左。抵級河驛。已近午矣。擇酒罈。最陋者入焉。山生探懷中。出罔生餞詩。與余二人下酒。己自啖。枵談笑若無人。蓋生無酒腸故也。余把爵屬。二生曰。此行也。實適莽蒼類耳。而為此者。非試他日濟涉具耶。乃施施為壯遊之顏。殆笑于大方之家。請與二君約法三章。曰。無曠日也。無以飢不探也。無以馬為脚也。乃各歡一爵。山生強一爵。

而出。右曠原。左大海。取道。蓋西達大驛。列種松柏。銀濤射樹。滉漾滢沆。覺一洗鄙吝。右顧沃野千里。與海爭濶。而處處平林。落葉簌簌。有聲。其稍若培塿。少露浮圖標者。為本門寺。渡六合河。抵金河驛。路頗右土山。山腰出泉。清冽可掬。程谷驛。左有小巷。立碑刻。曰弘明寺路。乃左折入巷。不數武。得一小澗。沿澗至山足。山徑僅容人。左右松杉。枯柏參差。蔽虧馬蹄之涔。覺滑人足。仰視俯眺。峰巒疊出。如在鏡中而行也。遇一農夫。牽馬問弘明路。夫曰。諸君得無之根翁許耶。余爽然自失。質所以知之。曰。弘明。蕞爾邑。與士

人通者。獨根翁在耳。行且語。風旱傷稼。事至頂路岐。左右指其右。曰。降之則弘明。夫乃左焉。余三人班荆。憇者少時。左顧馬。則如豆。緣山腹而行。已至一厓。兩山之抱也。厓不甚高。而峻甚。手攀樹根而下。稍左轉。目境頗濶。禾黍覆隴。斜陽映發。為黃雲之狀。厓盡取步。其間則餅餌香拂拂。襲人。與太宰相後先行。迴顧。則不見山生。以為失路。乃喟然興聲。少時。似烟樹間。哨聲微微而應也。踞樹而待。乃見山生。解劍肩之。掛行李。蒯緱上。蹙蹙降厓。問之病邪。曰。此飢也。非病也。且弘明已邇。日猶下春。公等胡為忙乎。且何不行。翫

勝耶。又問路。耦耕者傍川而行。可二里許。有榜書曰。二位禪居士。像在焉。太宰欲探山生。曰。未晚也。則取直路。得一村落。村落中。裒然者。根翁家也。伯脩迎至家。麪酒慰勞。山生不扶床。不能起。而豪啖自若。為可笑矣。燈下議明日路。所繇。山生卧而不聽。余二人以為憊而睡也。須臾。根太翁出。見年可七十。鬚髮豐腴。矍鑠者也。謂吾輩曰。諸公不來已已。來不飲。伯脩酒。一日。輒去耶。余兩人舌縮。不能答。山生忽奮曰。翁之言是矣。始知山生未睡也。適有醫。宜泉者。舊識于鞍生。所新來住此。聞吾輩至。登喜來見。各浮太白。酣噉。

二更就寢。翌日謁二位尼，木像欲問寺所初住持僧不在矣。悵然久之，出行觀弘明寺觀音。其□如丘隴而高堂，其巔堂可三楹，蓋所謂順禮者所香火也。張三李四題名，溢壁簷牙，椽梁無餘白，可厭也。據山南眺連山極天，乃席堂後，弄折楊柳而去。仰神明山無竒，乃不欲登，則歸逢宜泉使，僕奴有一瓦餅一莞席，以來曰：以龍笛振山木，知公等遊，欲一銘苦澆磊塊，特來矣。乃相伴遂登山，伯仲觀音而廟僅四壁立，置一石像茅茨土階，雖神所勅而風雨所漂，假令不石，其像侘乎不免土偶人，揶揄也。然膠木交加，蒼翠隱

映勝都下，輪奐者遠甚。拜畢，鋪席廟左，其衆巒灑迤，與觀音山觀無殊也。得宜泉生苦生色耳。乃傳爵如流，太宰吹笛不止，蓋生居恒言，笛聲得酒始暢。觀音山之唢，稍奪于天籟，蓋欲收之，桑榆也。時宜泉探肘後，出梅花及菊花，併汎之，酒梅不時發，蓋大風之後，往往然云。太宰瞪目曰：夫唐帝之羯鼓，孰與乃公之笛。酒氣得花，益列，笛聲得酒，益暢，愈益不止。顧山生有無聊之色，余哦一詩，兩生和之。而山生益有鞅鞅之色。俄山生下瞰，吟哦之聲頗高，視其鼻間栩栩然，乃見根翁之奴來，將行厨也。尋根翁亦至，奴去林中。

拾墜葉然之煖酒啖飲歡甚日將奄茲乃歸至門左
顧見烟樹掩靄中兩松昂軒如恥與羣木伍問宜泉
曰去此一里奇太宰欲往則顧山生生故態發亦欲
往乃經田畝間直至山足宜泉導上山山皆樸樾榛
莽鈞衣無復正路擇樹間可躡躡之一左一右繞山
腹而上宜泉捷甚不可接踵三生者分為三處蓋路
窮而返者數先者在頭上如一跳可及而邪追之則
違數十百步故也余三人後先至巔則宜泉踞樹下
窺者多時矣松兩株雙擢大數圍圓蓋縱橫數丈要
非百年來物也南有大谷谷間田隴棊置谷外重山

層重以及芙蓉函嶺目境皆山不見異物近者綠綺
間錯稍遠蒼茫暗澹最遠空青撐天其瑩然白者獨
芙蓉為爾時又晴甚夕日啣其肩與雪相映皚皚然
其東北為海亦受夕陽容裔混漾決漭粘天唯有帆
影如鴉時出時沒知其為水耳良隅二洲與弘明為
山字形者為本目為金河驛金河遠不可辨本目洲
盡處懸厓數十丈如削成者可半里所其潔淨白堊
不如也余揖宜泉謝非公幾乎失此山也惟恨向所
携不於此也山生笑曰其學衛夫人空費歲月耳蓋
日影無所蔽虧光亮猶晡然俯窺其麓已昏黑矣大

東里遺稿 卷中
驚下山至根翁家既秉燭云。

歷金澤抵鎌倉第二

根生家不復樊籬稍種菊花南天竺為限使後山在几席間蒼翠之色爭來獻勝翁曰山盡處乃為金澤距此可二十里所蓋鎌倉與金澤畫島鼎立鎌倉居中西則畫島金澤則東最近為翁庭中之物也故遊昉于畫島則直抵鎌倉正門路甚坦陀出鎌倉後門及金澤險阨則如噉甘蔗漸入佳境是遊者之常也然吾輩急于嘗險乃倒行逆施盖有利器者常喜蟠木根柢亦非常之常也廿五日辨色而發取道霧中

蒙朧滃滃目境止于尋常許雖其觀不大而前路之勝隨步而現知免噉蔗之笑矣夫已入山路左右溪澗無數始視谷間如置襜絮不得其底霧漸垂晴漸顧其中隱隱然如青氈者如練如權者如牛屋者處處現前而又如果僕者如蟋蟀者在碧紗中蠢蠢然微動知禾黍登場農夫拮据也高低取步亡有峻阪陡絕然其為谷者益深左右為山者益低益現則知其所行益高也亭午露盡卷得若山背者太宰先余可十步藉艸而坐右顧大叫快哉余与山生陸續相及皆坐縱觀盖所居絕高無阻其觀芙蓉函嶺如視

掌上海色映發。燦然可挹。太宰曰。擲筆之勝。亦猶是耳。則起步谷間。宿雨不除。沮洳濕裝。左右隱蔽。無所見。降之五弓許。又陟陟里餘。舊景現于右。左則傍山。山腰得一門。石階數十級。仰視篆榜曰。擲筆山。心越師所題體勢活動。與山爭勝。賞翫半時。入門。右構一亭。置閻羅木像。榜曰。能見堂。亦越師所篆。比擲筆覺倍佳。蓋能見者。原絕倒之意。昔日画師金岡欲寫其勝。而不能為。擲筆絕倒云。後人嫌其俚。代以今字。益如其俚。不如。姬偶躍清池為雅也。可惜矣。剝蘚讀井上翁碑。廣澤所書楷正可愛焉。堂左一屠蘇鬻。心越

師八景詩。其前嶺一大松。亦稱擲筆松。一僧導余三人。指點所謂八景者。且釋其意。余三人罄折而聽。已僧去。余據松根讀其詩。覺為二榜之累。其勝比山脊所見益濶。大概右山左海。海中島嶼無數。大者為夏島。為野島。小而如落帽。為帽子島。而海水入山間。縱橫為港。橋通迫門。迫門前突出海渚。鬱然者洲崎。天女祠也。山皆如蟻垤。樹如薺華。宛然一幅輞川圖也。假令右丞當金岡。世亦當擲其筆否。雖然。彼以擲筆不朽。其為不擲也大矣哉。太宰縮額曰。擲筆實勝區。唯亭置閻羅。與能見之稱。使人噉耳。余笑曰。併與僧

解詩為三不慊。如何遂笑弄腰間之笛。時有一貴女。其從如雲。光輝來詣。見余三人者。擔簦躡屨。乃命僮茶果以勞。皆戲作一絕。下堂下之。里許。入村落。值童子問。稱名寺。寺頗鉅。入山門。左右鑿池。童子教曰。某西湖梅。某黑梅也。某某美女石。老婆石也。樹皆枯死。今其孫枝僅拱把耳。又有六浦楓者。曰。經霜不凋。滕為相所賦云。又已枯倒。今代以他樹存其名耳。余笑曰。此殊過房之子。不如孫枝為貴焉。入寺觀古書畫。水晶簾。古雅可愛。問文庫。乃在後山。今廢已久。僧曰。其所藏古書。今猶存。而寺前土庫。冒文庫。稱云。亦過

房之子。不足寓目。出寺。行村落中。盡失能見。所見行可五六里。稍見海水。濱海軟沙。瑩然如玉屑。往往畫為井字。旁埋水桶鹽場也。迢遞取道。至迫門。有兩橋。駕海支港。過橋。則鎌倉正路也。右有林。林中小丘。置三島神祠。可三楹。其傍枯樹顛倒。枝皮剝盡。堅硬如石。大足蔽牛。木理輪囷可愛。所謂蛇木者。以其似伏虯也。隔路正南入海。五六十武。為天女祠。祠縱橫可二丈。亦為題名者所塗。自迫門至祠。一條路坦平如砥。兩邊種松杉槐柏。其外則海潮平岸。樹皆十數圍。蒼鱗駁犖。為騰螭。為伏虎。為狻猊。殆非平生所覩。蓋

海風所使也。孤臣孽子。能成其德。豈翅人哉。據岸睥睨。擲筆之勝。殆為芥蒂。出洲西行。看失其勝。為之遲遲而行。又得村巷。巷窮復現海。然頗已遠矣。其間悉為井字鹽場。場亦窮矣。路左一寺。窺其門中。見一大石。豎立倚樹。有異焉。問之。曰。飛石。入門觀之。大可丈。豐上而殺下。其狀如蒙穀之士。軒軒然方迎風而舞也。飛石之稱。不誣焉。又入山路。山比金澤。加截巒。往往為峭壁。且見石骨。右壁鑿地藏薩陀。大如垂天之雲。稱缺鼻地藏。以其形也。又稱界地藏。以武相之交也。入相山。益鬱嶮。崔嵬有朝夷鑿。蓋至此則阻絕無

復路。乃鑿為鎌倉後廓也。土人謂朝郎膂力絕倫。一夜而開。蓋以三郎為五丁也。今猶鑿痕歷歷。知擘開之說不售也。意朝郎監役也。路濶可二步。崖高二三丈。或五六丈。莫非緩眩之崖也。鑿盡郊野。開人烟密。為鎌城。杜曲然。其路益崎嶇。所履無非石者。余意鎌倉。蓋一片大石。其擁腫為山。缺處為澗。為谷。而坦夷為城市郊野也。左一小澗而行。連澗底。似亦一片石。石苔蒼滑。曰滑川。青砥某遺錢者也。川右有荏梗天神祠。石階幾乎百級。殿宇鉅麗。祠右延袤可一里。為賴朝故殿。今禾黍迷人。且縱橫開徑。以便往來。人往

往以徑間一頃許地為殿趾。訝其叢爾不似人君居
宜也。殿後山足有釋迦堂。賴朝所創。履殿墟。右至鶴
岡。謁八幡廟。時日已薄。虞淵。憊甚。借廟下一司祝家
而宿。會太宰吹笛。格村伶十數。憊憊之不已。強為之
三弄。四鼓伶去而寢。乃山生則為華胥之遊已久矣。

鎌倉諸遊第三

廿七日為牛門肆樂之期。不曠日之約。亦為此也。余
三人相議。鶴岡東北來路所經。西則至晝島。往路可
專探者。獨南偏在耳。探及兩境而宿。金河。或得及其
期焉。會護良王地牢。一覽亭址。俱在來路而錯過。乃

計早發而遍。廿六日乘燭而飯。再謁八幡廟。登樓門
俯眺。一路如髮直走。由比濱。海色射欄。可想浙江樓
也。夾路種松。距海三里。其間舊置三華表。其一今在
海中。退潮之時。時見其巔。云陵谷變遷。理或然也。其
廟後據山。稱鎌倉山。名以藤鎌子藏其寶。鎌而得。郡
亦因以稱。云廟舊源賴義所創。在由比之地。而至賴
朝移今地。且張大規模。所謂少宮也。少云者。以祠仁
德帝也。而其應神廟。賴朝所特建。大可十楹。雕績滿
眼。廊廡四繚。其配食小祠。填溢廊內外。樓門外。石階
數十級。廊左置六角。經藏。窺其中。不復設輪藏。空洞

亡所有焉。穿石甃中央圓孔如井然。蓋土窖而古之製耶。階右有銀杏一株。絜之十圍。長幾乎十仞。灌翳鬱茂。乃僧公曉所隱。以弒實朝者。四百年前既。然則至此其大也。宜矣。櫟社之樹。終其天年。則槩以不材。稱寃也。會曩者擲果之人來獻舞巫八人。不復粉飾。老稚相半。老者綠衫朱袴。稚者素衫。手持金鈴。蹲蹲然應鼓。一前一却耳。然其古趣藹然。比都下靚粧袿服。為公孫大娘舞劍之狀者。竟為天淵。廊中置天女像。像所抱琵琶。則平內相所彈云。其製實不凡。料非贗也。以其托天女久存。亦以托天女闕其音。所謂人

琴俱亡。雖存猶不存也。余不得所以為琵琶慶吊焉。咨嗟頃刻而去。舞殿前鑿大池。左右環之。若玦其東西合抱處。駕石橋曰丹橋。意昔日攻木而丹之也。今石殊不丹焉。池中七洲。其東一洲。嘗置天女祠。乃琵琶所托者。今以堂隲寄置廊中也。過丹橋可一街。左右立木柱。加衡木其上。高可容人。此為駐馬處。鎌倉寺院神祠。係官置者皆爾。比今樹下馬榜雅甚。廟右坊舍填塞。左出。歷扇谷。抵建長寺總門。扁曰巨福山。傳趙文敏公書。吾未之或信也。入山門。仰視釘一大扁。曰建長興國禪寺。蓋兵燹之後。門殺古昔。不可以

掛舊扁故且釘以羊存云。書頗古雅可觀矣。方丈前小池置一石竈出水其口曰金龍水寺亦鉅麗。為五山中首觀。右關二門扁曰海東法窟曰天下禪林。皆麗奴所署墨猪不足觀也。出法窟門得杉谷天女祠。巖巖為門祠後有一石洞。瀦其底齋淨泓澄可濯焉。中置石像出洞歷觀新井閻羅淨智寺東慶尼寺。尼寺兩層門榜第二門曰禁男子入寺。乃出土人曰蓋無賴婦女惡其良人者。若有淫行懼發竟者亡命歸寺。居寺兩閱歲則法不得究之重醮從所欲云。余聞其語知寺必女主所建而錫類婦女者矣。抵圓竟寺。

山最爽磴肩差建長太宰舊識其僧茶果慰勞甚至命一雛僧導謁開山祖佛光禪師像師宋人平時宗所招以建寺其像精工殊絕顏面如生掛金字榜曰慈照時宗手書渾雅可愛入山觀鐘厚尺許銘後書曰正安年製敲之聲最清越僧曰其所掛鉄環劍工正宗所鑄云出寺左折歷官領衙門上杉氏所開府址也。今亦為田。歷英松寺觀扇井谷所為名也。一石井刻為扇形耳。歷觀壽福花光淨光明諸寺源氏山一名建旗山源義家東征時駐軍此山會東諸侯兵云已得一石骨小山山足石洞丈餘中置佛像其上

蓋有為相墓云。余憊不能上。意其洞乃墓穴。而所發者也。不然。碑下朽空。亡所以葬焉。大槩鑿倉石骨饒山。而處處鑿為窟。大者丈若二三丈。小者二三尺。甚衆。不知何故也。意皆葬穴耳。然土人以槽稱之。則其大者。或以為屯戍所耶。史載幽護良王土窟。則或有以為因園者焉。土人乃歷數石窟。曰某以幽某人。某以拘某人。嗚呼。人而造因園。是地不足也。否則如四罪。天下平而後可矣。觀景清土牢者。亦石窟。其事無徵也。過龜藤假粧諸谷。觀鉄井鉄觀音飯館。日已昃矣。再歷鶴岡。取步左林。詣法花堂。堂後山中石磴。縈

紆而下。數武得坦處。乃有賴朝墓。置一無字碑。苔蘚蝕盡。不復封域。不似人主墓。意亦偽耳。而山生則喜可知也。蓋生居有三癖。而古墓癖最入膏肓。路遇一菟蕘。一農圃。必問有古墓否。而後敢行。好古之迂。雖吾曹同病。而余與太宰將避三舍也。再經荏梗祠。問護良王幽地。乃在一山足。掘地為之。有如掘室。其口圓徑仞許。其傍老樹交遮。荒草鞦韆。其中暝黑。無所見焉。左轉過滑川。抵瑞泉寺。寺又一大山刹。入山可半里。始得門。門山腹。其寺結構不甚大。僧乃以坐觀芙蓉。誇詡焉。謁源基氏及夢窗國師像。後山磐石重

羸徧界一覽亭基趾在焉其首徑刻類陛階之狀稍
登則因石角少鑿以受履屈曲而上如率然勢者十
八盤始達頂側有三石巖亦葬人處耶頂可坐百人
亭基宛然西望郡中山海一目則盡畫島可喚而笑
蓉函嶺蟠鬱對峙其後山益出亭後無以見東北之
美也左則紅翠縹紛綺錯如繡可愛賞也時日已晡
降磴右出覽葛西谷寶戒寺北條衙門其東為東勝
寺墟高時氏敗也北條之族殫焉今鞠為荒草經大
小街者古康莊也過花谷石井松葉谷覽田代觀音
抵名越邑有鑿道曰大小崆峒以畫伊豆之地至小

壺邑其右乃為由比濱左折詣光明寺謁記主禪師
像登後山山腹架小亭翼然臨海此遊也登高遠眺
者為擲筆為一覽亭併此凡三皆觀海而無如此山
最切近海色染衣者時日方浴虞淵絳旗翠支繽紛
擁導不可名狀問畫島乃西南海中如拳石者矣計
不可一蹴而至則歸鶴岡舊路暝暗失足數次二更
至館余觀鎌倉負山抱海魚鹽饒豐而其中沃衍可
居帶甲百萬夷鑿之阻名越之塞以扼東北之要而
西南可以下兵四方實四塞天設之國也代為王霸
之業者宜也今乃嫌其叢爾者何哉此日憊甚慮村

伶來惱不吹笛而寢。其業爾者何如。北日戲甚。東
西南下。畫島天女洞第四。寒天始。一圓。沙。外。然。五。露
鶴岡之右。邪登觀。甘繩神祠。及彌陀大像。像可。兄。東
睿者。入光則寺。觀日朗。石牢。稍厭。石牢之繁。一覽。輒
去。漱星月井。抵稻村崎。鎌城廓門也。崎至畫島沿海
踏沙而行。十里許。其右則如龍斷然。白沙軟潔。晶瑩
玲瓏。曰。七里濱。源義貞伐鎌倉也。海潮退者。七里。故
名之。云。沙。沒。脛。璣貝萬斛。與旭日相媚。余三人下
海拾掇。兩袖皆滿。其一堆黑沙。受日影閃爍。射眼者
為細鉄沙。可以磨刀物。先是山生憊。欲棄行李者數

次。緣疇昔覽古。投其所好也。此日豪甚。併掇璣貝鉄
沙半。其行李且掇。且步涉行。逢川水沒其屨。及乎行
膝而沙益深。水沙相粘。脚重如帶鉄。以目鉄。非常之
觀。忘其勞耳。濱窮。又入村巷。漁農雜處。養氣襲人。掩
鼻而過。地称腰越。為鎌城都門。入滿福寺。觀硯泉。石
研所滴。一沟水也。謂辨慶造書。訴義經之寃也。實用
此泉。今其書存。云。誌称其質也。不欲觀焉。長揖出門。
步漁村中。以其目境索然也。足鉄如益之。而重。顧山
生則棄其所掇。久矣。畫島入海可十里許。退潮則可
厲揭而涉。而土人保。而負遊人。余三人佇立。縱觀其

人肚腹悉濡。故就其深以網利也。以懲行逢之涉也。順受其欺。馱其背達島。島縱橫十里許。高稱之。人居寬整。有如都會。已入山。石階整齊。祠亦鉅麗。乃下宮也。左折。更為石階。有大青石。曰福石。過石。行如徑者。其左則海崖數丈壁立。鎌城在目。右則山樹扶疎。往往置鑪。憇息遊人。可二里而得上宮樓門。門如竇而入。有雅趣。祠宇瑰偉。恨欠深幽之趣。更左轉。匝山。山漸垂窮。左壁最懸絕。其缺處。潄水紺碧。使人懽然者。為龍湫。湫右得一小磴。攀緣而降。其下大石林。縱可二十步。衡殺半。潔淨堪偃卧焉。牀右碧水潄淵。乱石

齒齒為猛虎。騰螭拏攫爭忿之狀者。為童子舍身崖。崖上立童子碑。事見于誌也。林之左。崖腹為洞天。洞口二丈許。入洞十數武。置天女像。像後兩洞。深黝。僧秉炬導入。右稱金界。左曰胎界。洞漸狹隘。奔泉滴頭。行百步。崖斷。權而通者。可二步。過權以往。洞益窄。處崖角。觸額跼踏而入。至洞不復容人。處置大日木像。而洞不知其底止。云。而洞中置佛。無算。左右皆爾。出洞坐石林。而憇焉。見一豎子坐釣。點甚。為語洞中事。頗悉。余輩歸。豎子亦罷釣而歸。行語至一鑪邊。乃曰。臣則當鑪粥茶及貝物者。公等且息。則入鑪進茶。

乃買貝物而出。其所以罷釣也。余三人蓋在術中不知也。豎子實大漁哉。處處問建寺之碑。皆曰無有矣。島之勝當盡焉。乃揖視篆。僧問諸亦曰無有矣。余乃曰得亡有如墓表而隳者耶。僧乃啞然大笑曰有矣。公等為蠻夷之語使人不可解耳。乃指示其處。碑蓋僧良真西來所齎宋人之製也。篆額甚奇古。而左右鵠為雲龍精緻。特至碑文則剝落。僅見一兩字耳。降階借一店飯。海味鮮美。無奈蒼蠅兩集耳。潮已進舟而出。島歷片瀨。至藤澤驛。今年大風。行路之間。倒樹相接。新街驛右。見一老松顛倒在地。其中悉燒而外。

則枝皮自若。非雷擊野燒所為。問之土人曰。風折後方見之云。蓋自焚也。噫。此豈故紙上所得哉。使人轉起壯遊之懷焉。宿新街驛。濁醪解勞。山生袖手。仰屋余與太宰引一爵。屬生曰。公既背約。請罰一爵。蓋山生此日跨馬也。生笑曰。固也。然公等能及肄樂之期乎。其如不曠日之約。何。乃大笑相罰。廿八日歸家。商丘子曰。甚哉福之俗物也。寧獨人乎哉。畫島實神女。崛宅當不在三十六所之下也。乃其地以祝釐祈福顯也。結構多資。酒囊飯袋者力焉。彼安知幽邃宵渺之貴。而守者亦務鉤其好。瓌麗是尚。益俗其境。至

東野遺稿 卷中
有一碑刻。不能識其名。有一洞天。粧為鬻佛鋪焉。天下孜孜皆為利來。何獨惡蒼蠅慕羶也。鎌倉古墓。雖質居其半乎。我將左袒也。

剛菴記

天下之至不測者。莫龍若也。然有董父劉累之數。則畜之。如螟蛉焉。故韓子曰。龍之為蟲。柔可狎而騎矣。若夫變化儻忽。不可端倪。其唯玄之龍乎。古者有玄龍其德焉者。則老聃其人也。老聃之道。居柔守雌。微妙玄通。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夫子曰。老子其猶龍耶。宜乎其駕微妙之雲。致惚恍之濤。逍遙乎玄

玄之洞。而萬世不死也。今玄龍先生。非為其道乎。其處剛菴。何居。蓋世所謂剛剛而折。吾剛不折也。世所謂強強而裂。吾強不裂也。曷為爾以柔弱為用也。故曰。柔勝剛。弱勝強。唯其勝矣。得非天下之至剛耶。夫能剛能柔。能明能幽。張翕自在。而遊道之和。是之謂善學老聃也。不然。俛俛乎追名。追象。何有於玄。何有于龍哉。夫是故。今玄龍先生。乃處剛菴而不疑。

東野遺稿卷中終

